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Отцы и дети

父与子

前夜

—— [俄] 伊万·屠格涅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ОТЦЫ И ДЕТИ

父与子 前夜

—— [俄] 伊万·屠格涅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与子；前夜/（俄罗斯）屠格涅夫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1-9

I.父… II.①屠…②文…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3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父与子 前夜

作 者 （俄罗斯）屠格涅夫

译 者 文良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1-9/I·2218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父 与 子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6
第 四 章	11
第 五 章	14
第 六 章	19
第 七 章	22
第 八 章	27
第 九 章	32
第 十 章	35
第 十 一 章	45
第 十 二 章	48
第 十 三 章	52
第 十 四 章	57
第 十 五 章	61
第 十 六 章	64
第 十 七 章	72
第 十 八 章	81
第 十 九 章	85
第 二 十 章	91

第二十一章	99
第二十二章	113
第二十三章	117
第二十四章	123
第二十五章	137
第二十六章	146
第二十七章	153
第二十八章	166

前 夜

第 一 章	172
第 二 章	179
第 三 章	181
第 四 章	184
第 五 章	188
第 六 章	192
第 七 章	195
第 八 章	199
第 九 章	203
第 十 章	207
第 十 一 章	211
第 十 二 章	214
第 十 三 章	218
第 十 四 章	220
第 十 五 章	224
第 十 六 章	233
第 十 七 章	238
第 十 八 章	242
第 十 九 章	247

第 二 十 章	250
第二十一章	253
第二十二章	254
第二十三章	259
第二十四章	264
第二十五章	266
第二十六章	271
第二十七章	273
第二十八章	274
第二十九章	279
第 三 十 章	284
第三十一章	290
第三十二章	292
第三十三章	296
第三十四章	304
第三十五章	309

父
与
子

第一章

“喂，彼得，还没影儿么？”问这话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老爷。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由某大道边的大车店中走出来，没戴帽子，穿着落着灰尘的外套和格纹裤子，踱到门前低矮的台阶上，对他的仆人讲话。仆人是一个矮胖圆脸的年轻后生，下巴颏上刚刚长出略带白色的汗毛，瞪着一双小而无神的眼睛。

仆人身上一切，包括耳朵上的蓝宝石环子、颜色不均且擦了油的头发以及那文雅的举止，总之，都说明他是追求时尚的一代。他顺从地看了看大道那边，禀告说：“是的，还是没见影儿。”

“没影儿？”老爷又问。

“没有。”仆人回答说。

老爷失望地叹息一声，在小板凳上坐下了。趁他缩脚坐着，望着周围若有所思之时，先让我向各位做一下介绍。

他的全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在距这座大车店大约十五俄里，他有一片供两百个农奴劳作的很好的地产，或者像他所说的，自打将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办了一个两千俄亩的农场。他的令尊大人是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将军，非常粗野，是那种识字不多，性格却不刻薄的俄罗斯人；他行伍出身，刚开始做旅长，后来又做了师长，常年驻扎外省；由于他的军衔，在那些地方却也声名显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出生在俄罗斯南部，和他哥哥帕维尔一样，十四岁以前在家里读书，生活在毫无学识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善于巴结奉承的副官和团队司令部中间。他母亲娘家姓科利亚津，没有出嫁时闺名是阿加特，做了将军夫人以后，就改名为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这位官太太戴着华贵的帽子，穿着沙沙作响的锦缎，在教堂中做弥撒的时候经常抢先去吻十字架，讲话声音洪亮并且唠唠叨叨不停地讲，早晨要孩子们向她吻手致意，晚上她给孩子祝福道别，总之，

过着享乐的生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然是将军的儿子，但却胆小怕事，甚至还得了个“懦夫”的诨名。他原本应当像他兄长帕维尔一样入伍当兵，然而就在得到委派消息的头一天，他的腿严重受伤，不得已卧床两个月，成了一个点脚的跛子。父亲不得不从此断了念心，于是让他当了一名文官，他十八岁时被送到彼得堡读大学。刚好他兄长在彼时升为近卫团的军官，所以年轻的兄弟二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他们当时做官的堂舅伊利亚·科利亚津照管下生活。父亲把他们安排妥当以后便返回他的师团与他夫人那儿，不经常给他们写信，就算写信，四开灰报纸上也涂满了很气派的字迹，只在信的最后才署上“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并且在签名周围装饰了一些花纹。

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以学士的身份在大学毕业了业，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他的队伍阅兵成绩不好被免职，只得和夫人一同来到彼得堡居住。他原本准备在塔夫里斯基花园那边租一所房子，而且参加英国俱乐部，谁知他突然中风，一命归西。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过不惯首都枯燥无味、悒郁寡欢的日子，没过多久也跟着撒手人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父母去世前就不顾父母的反对，爱上了他的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千金。她长相米人，像他们所说的，受过文化教育，经常阅读报上科技栏目的正经文章。到丧期届满，他就同玛丽娅成了亲，辞去父亲替他谋得的官职，过起了甜蜜的生活。起初他们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一所别墅中，后来搬进城里，租了一所楼房，精美舒适，有洁净的楼梯，通风的客厅；后来他们搬到乡下，从此在乡间居住下来。在那儿，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出生了。年轻夫妇的生活安稳而快乐，一刻也不曾分开过，一起弹钢琴，一起唱歌。女主人种花养鸡，男主人料理庄稼或出去打猎，阿尔卡季则在平静而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十年时光梦一般地流逝了，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世，他承受不住这种打击，几周之内头发就都变白了，所以他准备出国——散散心也好啊！……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回到乡下居住。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过着懒散的日子，后来却对田地改革的事儿产生了兴趣。一八五五年，他陪同儿子去上学，以后连着三个冬季都在彼得堡陪着儿子而很少出门去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尽量与阿尔卡季的一些朋友结识。第四年冬天他没有去成，因此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看见他，

他正在等候同他一样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回来。那个时候他身子仍然肥壮，头发已经白了，背也有点儿驼了。

仆人可能是由于礼节，或者不愿在老爷面前晃来晃去，退到门边抽起烟斗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在望那几级又破又旧的台阶。台阶上一只肥肥的带斑点的雏鸡迈着嫩黄色的爪子昂首阔步地向他走来，而在栏杆上，蜷伏着的一只肮脏的猫看上去很沮丧。天气十分炎热。从大车店的黑暗的过道中飘出热呼呼的燕麦面包的香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陷入了沉思之中，“儿子……学士……阿尔卡季”翻来覆去地在脑子中打转。他试图想些其它的事情，可是思念之情挥之不去。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亡故的妻子……“可惜没有活到现在！”他悲戚地喃喃自语……一只肥胖的深色的鸽子飞到大路上，又匆匆走到水井旁边的洼塘中喝水。就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呆呆地望着它的时候，耳边隐约听见了由远处驶近的车轮的声音……

仆人在门口出现，对老爷说：“准是少爷来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马上跳起身来往大路上看去。大路上有一辆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并且在马车里面，可以看到大学生制帽的帽沿和他亲爱的儿子那熟悉的面容……

“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大声呼唤，挥动两手，急忙往前面跑去……很快他的嘴唇就已经贴在满是尘土的、被太阳晒黑了的年轻学士的脸上。

第二章

“爸爸，让我先拍一下身上的尘土吧……”阿尔卡季一边拥抱父亲，一边兴奋地说。因为旅途的辛劳，嗓音有些嘶哑，不过依旧不乏年轻人的朝气。

“不要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爱的微笑答道，用手轻轻拍去儿子制服上与他自己外套上的灰尘。“让我仔细地看看你，仔细地看看你。”他退到一边瞧了瞧儿子说，立刻又匆匆地向大车店那边走去，嚷着：“牵到这里来，把

马拽到这里来，快点儿！”

好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比他的儿子更为慌张，几乎有些手足无措。阿尔卡季赶紧制止了他：

“爸爸，先让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也就是我在信里常常提起的那位。他竟然肯赏光，答应来我们家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回过头去，走到一个刚刚从马车里下来、穿着一件带穗子的宽大长袍的高个子客人面前，紧紧地握住对方有点儿犹豫伸出的鲜红色的手说：“我非常愉快和感谢您这次光临，我想……敢动问您的尊姓和教名？……”

“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巴扎罗夫慢条斯理地回答道，神情自然，同时又翻下衣领，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可以看清他的整个面孔。那是一张又瘦又长的脸，额头很宽，鼻子上平下尖，两只绿色的大眼睛，淡棕色的下垂的胡子与安静的笑容表现出他的自信与聪明。

“尊敬的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希望您在我家不会感到沉闷无聊。”

巴扎罗夫抬了一下帽子，薄薄的嘴唇略动了动，没说什么。他长着一头黄色的很密的头发，不过依然无法掩盖他那隆起的圆形的头角。

“那么说，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儿子，“现在就让人套车呢，还是先让你们歇息片刻？”

“回去歇息吧，爸爸，让人套车好了。”

“马上去办，马上去办，”父亲赶紧说，“嗨，彼得，你听到了么？赶快去安排吧，快点儿，老弟。”受到新式训练的仆人并没有走上前去吻少爷的手，而只是远远地鞠了一躬，就在大门洞里不见了。

“这里有我的轻便马车，不过，也给你的四轮马车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详细而清楚地解释说。这个时候阿尔卡季正在喝着大车店女当家提来的水，而巴扎罗夫点着自己的烟斗，朝卸马的车伕那儿走去。“但是，轻便马车上只能坐两个人，我不知应当怎么安置贵友。”

“叫他坐四轮马车好了。”阿尔卡季低声打岔说。“用不着和他讲礼节。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十分朴实，以后你会了解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伕把马牵了过来。

“哎，大胡子，往这个方向拐！”巴扎罗夫对车伕喊道。

“听到没有，米秋哈，”另一个把手插在羊皮大袄的衣兜里的车伕说，“老爷是怎样叫你的？不错，你的确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只是挥了挥他的帽子当作应答，马上从流汗的辕马口中拿下马嚼子。

“快一些，快一些，伙计，来帮帮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一会儿会给你们酒喝的！”

只一会儿工夫就套好了车，父子两个坐进了轻便马车里，彼得爬到车台架上，巴扎罗夫刚刚跳进四轮车，把头舒服地放在皮枕上，两辆马车就出发了。

第三章

“好啊，你总算毕业回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时而拍打阿尔卡季的肩头，时而拍打阿尔卡季的膝盖，说，“终于盼到今天了。”

“伯伯身体怎么样？还好么？”阿尔卡季尽管充满了真挚，内心如孩子一般喜悦，不过他仍然尽量改变话题来平息激情，谈些普通的家常话。

“他身体很好。原本准备与我一块儿来接你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变了卦。”

“你等了很长时间了？”阿尔卡季问。

“大概等了五个钟头。”

“噢，多好的老爸！”

阿尔卡季回头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深切地吻了一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禁笑出声来。

“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非常棒的马！呆会儿你就会看到，你屋子的墙也重新整修过了。”他说。

“此外还有一个房间让巴扎罗夫住么？”

“也能给他预备一间。”

“爸，你一定要好好待他。甚至我也无法说出我多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你们早就认识了？”

“时间不太长。”

“难怪去年冬季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没有见过他。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专业是自然科学。他什么都知道，明年准备考医生执照呢。”

“呵，他原来是学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停了片刻，伸手指着前边问道：“彼得，那儿赶车的是我们农场上的农民么？”

彼得朝着老爷手指的方位望去，看到几辆小车，由没有马衔的马拉着，急急地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进，每一辆车上都坐着一两个农人，全都敞着大羊皮袄。

“是的，老爷。”彼得回答道。

“他们这是去做什么？是进城去么？”

“看上去像是到城里去。去酒馆吧！”他颇为不满地补充了一句，同时侧身向前，似乎要求车伕赞许一样。车伕是一个老派人，对于新的见解不以为然，只是坐在那儿纹丝不动。

“今年农民给我带来很多苦恼，”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儿子说，“拒绝缴租，真的拿他们没办法！”

“那么，那些雇工呢？你对他们还满意么？”

“还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是不想说这话，“不过有人在鼓动他们做坏事，把马具都破坏了。但是，地种得倒还行，肯用气力。是啊，情形会好起来的。什么，你如今对地里的事情感兴趣？”

“遗憾的是我们家没有什么荫凉的地方，”阿尔卡季不回答父亲的问话，却换了一个其它的话题。

“我在北面的敞廊上搭了个非常大的遮阳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如今吃饭也可以在外面了。”

“这样一来，不是太像避暑的别墅了么？……但是，那也不错。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我感到世界上什么地方的空气都比不上我们这里新鲜！而且这片天空……”阿尔卡季说到一半忽然闭了嘴，向后看了看，不再说话了。

“当然了，你是在这里出世的，感到一切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过话头说。

“得了，爸爸，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

“不，都是没有关系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看了看儿子，默默地走了半俄里，才继续说道：

“我不记得是否在给你的信里提起过，你过去的保姆叶戈罗芙娜已经死了。”

“真的？不幸的老人！普罗科菲伊奇是否依然活着？”

“依然活着，什么都没有变，还是那样爱叽哩咕噜地说个没完。总而言之，在玛丽伊诺村你很难找到一点儿变化。”

“管家还是老的么？”

“要说有变化，就是管家换成了新人。我决定不留已经获得自由的家仆，起码不再让他们做任何重要事务，不错，他是已经得到自由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压低声音说，“但是他只是个跟班听差而已。如今我的总管是一个市民，看起来很能干，我给他开的年薪是二百五十卢布。此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到这里用手摸了摸前额和眉头，像他往常内心不安的时候做的一样，“刚才我对你说，在玛丽伊诺你很难找到一点儿变化，……事实上也不太正确。我觉得应该提前对你说一声，尽管……”

忽然，他停住了，过了片刻才改用法语说道：

“严肃的道学家或许会指责我的公开说明是不合适的。可是，事已至此，这件事情想掩盖都掩盖不住；从另一个方面说，你知道，在我和你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当然，你可以对我不满，在我这种年纪……一句话，那个……那个姑娘，有关她的事情你也许已经听说过了……”

“费多西娅么？”阿尔卡脱口而出。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脸顿时涨得通红。

“不要这样大声说她的名字……是的……她现在住在我那里，是我叫她搬到我家来住的……给她布置了两间小屋。但是，这事还是可以变动的。”

“为什么变动呢，爸爸？”

“你的朋友到我们家里做客……多少有点儿不方便……”

“你是说巴扎罗夫么？根本不必担心，他可不在乎那种事情。”

“好的，你有住的地方，不过给客人住的小厢房又太糟糕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为什么说这种话，爸？”阿尔卡季赶紧打断了他的话，“你倒是像道歉似

的，这多不好呀！”

“我的确应当感到羞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越来越红了。

“得了，爸爸，得了，请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阿尔卡季微笑着宽容地劝慰父亲。“有什么可道歉的！”他想，心里突然泛起了一种对仁慈而善良的父亲的爱，而在这更宽容的爱中，有着一一种不知不觉的优越感。“不要再多说了，”他又说了一遍。他为自己有这种宽大的胸怀而感到高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擦前额，此刻从指头底下悄悄地望了儿子一眼，突然心里一阵悲痛……不过他马上埋怨起自己来。

“打这里开始，就是我们家的田地啦。”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又张嘴说道。

“看那前边，是我们家里的林子吧？”阿尔卡季问。

“嗯，是我们家的，不过卖出去了，马上就会有人来砍伐。”

“为什么要卖了它？”

“缺钱花。何况，这片地不久就要分给一些农民了。”

“就是那些不给你缴租的农民么？”

“缴不缴随他们吧，但是，他们早晚都会缴的。”

“卖了这片林子真可惜。”阿尔卡季一边说，一边眺望四周的景物。

他们经过的地方谈不上风景如画，平原连着平原，起伏绵延直至天边，有的地方有小树林和长着稀疏的、矮小的灌木丛的曲曲折折的峡谷，好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旧地图册上绘出的一样。小河和它崩塌的河岸、窄窄的池塘与它分开的闸门，很小的村落和低矮的、屋顶大半坍塌的农舍，倾斜的磨坊与荆条篱笆墙，磨坊旁边空荡荡的谷仓与那张开着的大门，泥灰脱落的教堂，荒凉的墓园和歪斜的木头搭建的十字架，这些都让阿尔卡季的心冷起来。而又好像是有意的样子，他所见的农民身上全都穿着破旧的衣服，胯下是瘦弱可怜的跑不快的马，连路边的爆竹柳都砍了枝叶，被剥下树皮，就像无人答理的乞丐，而那些瘦小不堪的、肮脏的、极其饥饿的母牛贪得无厌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看上去就像刚刚从残暴的魔爪下逃出来，在如此明媚的春光中这些瘦弱饥饿的牲口让人痛惜，令人重新记起冷峻而漫长的严冬和它的风暴与霜雪……“不，”阿尔卡季心想，“这是一个并不富饶的地方，人很懒惰，生活也不富裕，不能，不能叫它这样继续下去，必须进行改革……不过要怎样改呢，又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阿尔卡季一路思索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春天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四周的一切——树、灌木丛、青草——全都披着绿莹莹的衣裳，在温暖的春风中灿烂地发光，都在舒畅地摇曳，轻轻地呼吸。从周围涌来云雀婉转动听的歌儿。凤头麦鸡有时在低低的草地上盘旋吟唱，有时又静静地掠过沼地草墩。徘徊在春小麦田里的白嘴鸦给一片新绿添加了几颗高雅的黑痣，但是，它们立即又隐匿在已经变白的裸麦田中，有时在绿雾茫茫的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阿尔卡季看着，觉得轻松起来，将他的愁思淹没了。他脱下大衣，快乐地，像孩子一样望着他的父亲……然后父亲怜爱地拥抱住他。

“马上就到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只要爬上土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房子了。我们可以一块儿愉快地生活，阿尔卡季，也能够帮我管理田产，假如你感兴趣的话。现在我们要多接触，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你说是不是？”

“当然，”阿尔卡季回答说，“今天天气真好！”

“是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嘛，我亲爱的儿子。是啊，现在正是最可爱的春天，我很欣赏普希金写的——你记得《叶夫根尼·奥涅金》么？”

“阿尔卡季，”从四轮马车中传出巴扎罗夫的声音，“请递一根火柴过来，我没有点我的烟斗的东西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止了朗诵诗歌。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倾听的阿尔卡季在既高兴又惊讶的时候，听到叫唤赶紧从衣兜里拿出银色的火柴盒，叫彼得给巴扎罗夫递过去。

“你要抽雪茄么？”巴扎罗夫问。

“给我一支也好。”阿尔卡季回答说。

彼得拿回火柴的时候还带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黑黑的雪茄，阿尔卡季马上点起烟并且抽起来，又浓又辣的味儿令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情不自禁地偷偷地——为了不让儿子见怪——侧了侧脸朝向别处。

十五分钟以后，两辆马车已经到达了红色铁皮屋顶、灰色木墙的新宅的台阶前面。这就是玛丽伊诺，又叫新村，但农民则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不毛庄户”。

第四章

并没有很多仆人跑出来迎接他，只有一个年龄十二岁光景的小丫头，接着从大门里走出一个年轻后生。这个人相貌酷似彼得，穿着一件缝着族徽纽扣的仆役制服，他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随身听差。他一言不发地打开轻便马车车门并且解开四轮马车的暖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与他的儿子，以及巴扎罗夫一行三人下了车，穿过静寂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家具的过道，就进了一间布置得很时髦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取下帽子，稍稍理了一下头发说，“此刻最重要的是吃晚饭和休息。”

“是啊，吃点儿东西是不错的。”巴扎罗夫答道，并且伸了伸懒腰，跌坐在沙发上。

“是的，是的，开晚饭，马上开晚饭，”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无缘无故地跺着脚说道，“啊，恰好普罗科菲伊奇来了。”

一位年龄六十光景的满头白发的老头儿走了进来，黝黑且瘦削，穿着带铜纽扣的棕色礼服，脖子上围着淡红色帕子。他满脸笑容，走近阿尔卡季吻了吻他的手，然后对着客人鞠了一躬，退到门口反背着手站在那儿。

“普罗科菲伊奇，你看，他总算回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兴致很高地说道，“你瞧他相貌怎样？”

“神色很好，老爷，”老头儿说着，笑咪咪地，可是他马上收敛眉头，“此刻就开晚饭么？”他一本正经地问。

“当然，当然，请吩咐他们。不过您，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想不想先去看看您的屋子？”

“多谢，不用了，但是请先叫人将我的箱子拿到那儿去，此外还有我的这件衣裳。”他脱下大衣说。